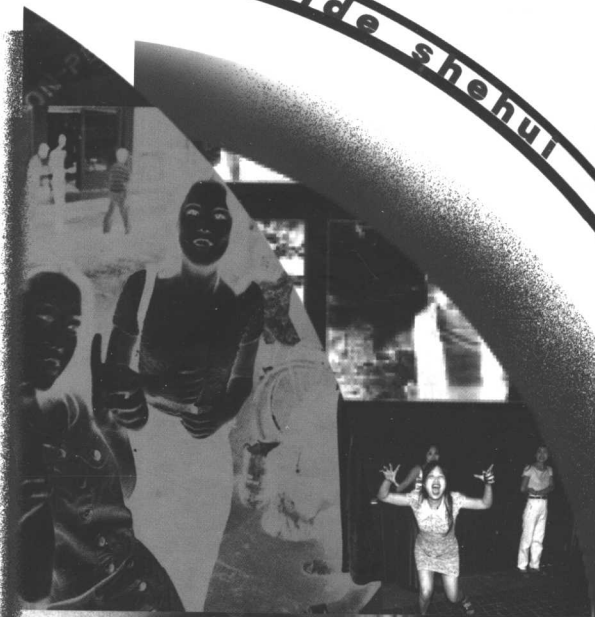


Jingtou lide shehui



镜头里的社会

上

◎收入赵铁林七年来三十余篇摄影报道

涉及中国「低层社会」方方面面，配有照片

一千五百多幅，具有很大冲击力和震撼力，

相当一部分照片是首次发表。

赵铁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Jingtou li de shehui

镜头里的社会

赵铁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上



序 言

打破社会格局中的“重重并隔”

——写在赵铁林《镜头里的社会》出版之际

王 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近年以来，赵铁林已经发表出版了许多关于社会题材的摄影作品及相关的记述说明文字，其广泛的视角和直面生活的风格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了解到了各种边缘人物、底层人物的生活场景及其相关的制度环境，了解到了城市平民文化的旧有脉络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不绝如缕。看过他上千张黑白照片中各色小人物不加修饰遮掩的经营生计、喜怒哀乐等等场面，我们在感叹自己对众生世相的常常习焉不察之外，更不能不多生出几分感想。

我们以往久已习惯了的社会，其特点之一就是周作人曾经说的：每个人从摇篮到坟茔，其生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并且世世代代都是如此。而在这种对个人地位和命运的“安排”之上，则更有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秩序的“安排”以及对相应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之“法统”的默认和奉戴。所以在这种格局中，无数的小人物们能够发出多少声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应该由谁来代表才能发出他们的声音或者在什么时候发才被允许发出声音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权力的安排设置而固定了的，如果有谁一厢情愿地希望改变这种话语制度，则多半要吃很大的苦头——远的例子，比如贾

府焦大的被塞一嘴马粪；近一些的例子，比如梁漱溟刚刚想替农民说几句话，就被大大辱骂了一顿之后又被明白告知他根本就没有开口的资格。

而这种安排设置传承久远之后，我们的社会自然也就渐渐有了一些难以移易的积习，其大而要者至少有三：

第一就是“无声的中国”。杜甫有名句曰：“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如果从社会学和权力制度学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那么这诗句告诉我们的社会规则就是：极端弱势化的蚁民们即使是倾家荡产之际，也只能在远离权力源头、远离决策和信息中心的地方哭泣，除此之外则没有任何稍微有效的诉求方式和对统治权力的反制博弈能力。后来的海瑞曾感叹世道沉沦的原因是：“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其实反过来的因果也同样成立：在“国病民冤，如聋如哑”的制度环境中，“官爵贿赂，夺魄动心”乃是必然，这就是雪莱在《人权宣言》中说的：“任何不能表示意见的现象本身意味着，在政府方面是赤裸裸的暴政，在被统治者方面则是无知的奴性。”

第二是“瞒和骗”的渐成习尚。早如陶渊明就曾形容他居身时代的世风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那么什么是“大伪”？它与一时一事之“伪”区别在哪里呢？这区别就是：“大伪”乃是一种因为相应的制度安排而肆意孳生泛滥于全社会的矫情、粉饰乃至谎言，是对社会本真和基本事实的回避漠视，成为了自上而下人们共同的生存本能。近日，因为巴金诞辰一百周年而使许多人不约而同又想起了“说真话”的老话题，可见这个症结的依旧。

第三，则是因为在广泛的社会层面，真实的信息严重缺乏而矫情和粉饰大行其道，所以社会信息系统和行政系统严重阻滞。康有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弊端时说：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

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未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厄，其道无由。

而直到现在，“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情况依然随处可见。不然的话，政府首脑出面为民工追讨血汗钱，也不会成为举国珍惜的新闻。

改变上述制度设置，打破社会层序之间的“重重并隔”，让社会下层中的各种本真面目有越来越畅达的呈现途径，让那里人们的声音有越来越多的吁求机会，这不仅是从威权社会向民权社会转变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极大课题，而且其迫切性更因为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的迅速而愈加凸显出来。以往人们对社会阶层之间既定秩序的改变，往往予以十分笼统而消极的评价，比如将从士农工商等“四民”社会中脱序而出者称为“游手”甚至“幸乱之民”，这种定势之下，社会对于他们的同情理解，进而是真切细致的关注，当然就难以实现；而由于这种善待的极其缺乏，所以自主或无奈地脱序而出各种的社会能量，则往往积聚为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消解逆反甚至睚眦相报，于是他们的自我完善并重新进入稳定的社会结构等良性化的发展，也就步履维艰；而泰戈尔诗中所说“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就更成了杳渺难及的境界。

总之，今天的潮流之下，大家固然都不得不学着习惯那些到处充斥泛滥的踵事增华、锦上添花。但是，广泛地知晓我们身边社会的本真面貌，毕竟是一种更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就是在这样的需要日渐迫切之际，我们恰恰看到了《镜头里的社会》这样的作品，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对本书的作者和出版者致以由衷的感谢。

2004年1月

目 录

序言

打破社会格局中的
“重重并隔” / 1

小姐的故事

露冷莲房坠粉红 / 1
阿 V 姑娘的日子 / 4
阿香的遭遇 / 30
十庙 / 47
机场东路 / 76
狗缘 / 114
大英村 / 118
小丽的故事 / 137
永不凋谢的歌舞厅 / 168

平民社会

表演者 / 176
都市苦力 / 184
万宁来的捕蟹人 / 207
遣送偷渡女 / 220
乡村诊所 / 227
广西来的种菜人 / 240

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 / 261
来自“垃圾王国”的报道 / 302
麻余渡口的传说 / 325
琼剧始末 / 373
亮肚村纪行 / 391
售书人李拐子 / 423
郑海英和她的父亲 / 439
女人阿钰 / 444
捕鱼为生的人们 / 462
民间艺人吴金山 / 479

京城琐记

胡同拆迁谏议 / 488
胡同人生活短长 / 489
又是黄昏日落时 / 494
路灯下的老北京城 / 541
北京冬季“玩泳”的人们 / 553
“找乐子”的贾勇 / 568
一个即将离开故土的女孩 / 583
和玩具对话的女编辑 / 591

黄明芳作品

遭遇摄影 / 595
“摩的”女的夏日 / 598
沙松林里的人家 / 609
乡间木偶戏 / 624

后记

露冷莲房坠粉红

题目借用唐代杜甫的一句诗，说的可不是离愁别绪，凭古吊今，只是在文字上浅浅地借用一下。记得2000年11月份到长沙录制节目时，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的总编导杨晖女士曾问我对于湖南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四个字：巫，艳，凄，绝。杨晖女士甚为惊诧，问何以为“巫”？我说古代湘楚之地巫风甚行。何以为“艳”？我说如果到全国各地的歌舞厅看看，其中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是湘妹子。至于说“凄”、“绝”，不劳杨女士再问，我就按照我的理解给她讲，“凄”就是凄迷；而“绝”就是从描写湘西一带的作品中感悟出来的类似于电影《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和李国香，令人绝倒。接下去又跟她扯了半天，从《楚辞》到沈从文作品中那种地域文化对我这个拍摄和记述“风尘女孩”的大老爷们儿的影响，以及现今长沙市远近闻名的“风流带”。果不其然，节目播出后，我接到电视台的电话，说益阳有个小伙子姓陈，向电视台反映老赵说的都是真话，因为小伙子就是《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的“卑鄙”先生。

“卑鄙”先生在我的两本书中都出现过。当本人落魄江湖，走街串巷给姑娘们拍照时，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所不同的是，“卑鄙先生”有一个如花似玉的湘妹子和他朝夕相处，为他“持帚奉节”帮他挣钱，而我本人仍在“蜗居”。晚饭后，姑娘们梳洗打扮，纷纷奔赴歌舞厅，“卑鄙”先生就会叫上我到楼顶上去纳凉。我躺在席子上看着天，他坐我旁边看着地。看着远处的灯火阑珊，他给我讲湖南女人的好处，讲他自己的风流韵事。而我则数天上的星星，想着遥远的北方，想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深秋薄暮看邻居家落尽果实后的枣树，听夜半胡同中传出苍凉的驴肉叫卖声……

“卑鄙”先生的“性教育课”没完没了，此时已从黄花闺女讲到了中年妇人，我也从我的幼儿时期想到了我的青年时期父母蒙冤，流离失所，发愤图强，“范进中举”，经商失败，坠入尘世。

12点过后，姑娘们“下班”，小巷子里人声鼎沸，我有时会被“卑鄙”先生和夏兰姑娘邀请到楼下吃毛老板的火锅。姑娘们残妆未卸，挺着腰肢和她们的男人们嗲声嗲气地讲述自己在歌舞厅的遭遇。如果有些难言之隐或对不住自己“老公”的地方，便会向地上

啐一口痰，用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脏话将难堪的情节“一笔”带过……

四更过后，左邻右舍趋于安静，我会独自一个人在如银的月光下，狠狠地抽着烟。小俩口的窃窃私语有时会变成清脆的耳光声和在这之后的呜咽声。于是乎我这个落魄文人便萌发了将她们写入我书中的念头，《聚焦生存——飘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就是这么产生的。

为了拓展我拍摄的领域和我所记述的对象，一次不经意的行走使我又认识了两个群体，一个是以纪明文为首的失学儿童，一个以阿V姑娘为代表的“村妓”。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写了一篇小说叫《丈夫》。这篇小说后来被台湾某影视公司拍成电影叫《村妓》，说的是在湘西凤凰城一带，沿沅江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当小姑娘变成村妇的头几年，为了解决家庭的原始积累，有一些新婚少妇会到镇边的花艇上当村妓，将挣得的钱寄给丈夫，以添置一些必要的农具和猪仔。丈夫有时思念自己的妻子，会到花艇上走亲戚，这种尴尬的场面被沈从文先生用笔控制得很好，甚至打消了连现代人都可能萌发的暴力倾向。倒霉的是，事隔七八十年这种不幸的场景又被本人给看到了。

阿V姑娘是个懵懂少女，在十庙村靠“接客”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男友，以及男友的男友。问题是这种尴尬的社会现象和令人辛酸的悲剧，她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每当我从和平桥下来时，都会站在便桥的凉台上思索半天。我在她那个年龄时正在学雷锋，正在为人团接受组织考验忙得不亦乐乎。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使我对阿V姑娘的拍摄极为慎重，生怕镜头控制不好，走了板，引起读者对阿V姑娘的误解，以至现在仍有某些摄影评论家说我的照片张力不够。他们不到现场，不身临其境，你可怎么和他们说得清呢？阿V姑娘拍着我的肚皮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她邀请你吃那些对于她来说是美味佳肴，而对你来说却不屑一顾的午饭时，你又如何下得去手（指拍摄）。

我们有些官员酒足饭饱之后，从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出来时，会恬不知耻地说要把这种有碍风化的现象彻底扫除干净。这不由得又使人想起了鲁迅，想起了他对中国男人那种入骨三分的描写：“男人本来都可以成为圣贤的，只可惜都因为有了女人……”我在十庙长达两年的拍摄当中，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村妓”：有胖的，有瘦

的，有美的，有丑的，有小的，有老的，她们生存状况所揭示的惟一问题就是她们要活着。她们的活法虽然有些不对头，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那些“仁人志士”共同努力，而决不仅是阿V们的努力。

纪明文十岁，他爸爸告诉他对别人讲时要说八岁。为什么？因为上不起学怕别人瞧不起。他每天率领他的小伙伴们在村中疯跑，打打杀杀，“攻城掠地”，搅得四邻不安。他尤其喜欢和“小姐”们过不去，当姑娘们好不容易拢住一个客人，他就会率领他的小伙伴们跟在后面大呼小叫地起哄：“一块钱打一炮，行不行？”臊得姑娘们直脸红。

这种孩子们和“小姐”的共生现象让人们对都市的边缘题材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本人锲而不舍地对纪明文进行了两年的拍摄，并把对他们的描述单独攒成一章——《小鸟的哺饲》放在我第二本书《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中，并表达了对这些孩子们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切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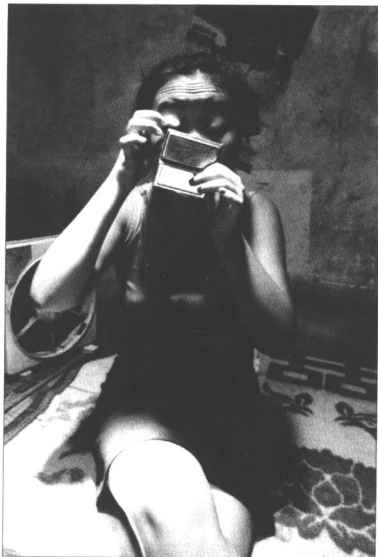
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正在北京育才小学上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学校就坐落在北京先农坛公园里面。学校里松柏参天，一座沉沦了几个世纪的大殿就是我们的寝室，每班有阿姨和老师对我们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进行无微不至的呵护。

我在北京和H省的两地奔波，这使当年的那个孱弱的小男孩对此“如何不伤悲”。

阿V姑娘的日子

阿V姑娘今年2月24日刚满16岁，她年龄不大，却从事着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和她的男朋友小吴（吴已经28岁，入狱两次，时达五年）自年初离家出走至今已经两个月了。3月初流落到K市，已是身无分文。在男友的赞同下，她干起了上面所说的那个行当。有了少许的钱，可以不必露宿街头。他们在海甸岛十庙村租了一间小屋，房屋低矮潮湿，夏天的K市溽热蒸人，再加上有客人到时，哪怕是大白天，也不得不关上门，那股腐臭的气味让人几欲昏倒。阿V姑娘出落得很标致，大大的眼睛清澈如水，完全不像操持这行的其他女人——她们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种攫取的光芒。

阿V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亲人。她不辞而别，很让她的妈妈伤心，妈妈每次来信都告诉她，妈妈是如何想她，为她的出路担忧，并告诉她女孩儿家要自尊，要提防那些不三不四



的人……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阿V的爸爸是浙江人，在贵阳发了点小财之后，姘上别的女人，抛弃了她和她的妈妈。她妈妈在贵阳的一家浴池当保管员，月薪300元。人们问起阿V姑娘，狠心的爸爸抛弃了你妈，为什么连你这个美丽的女儿也不要了呢？阿V也很茫然，只是说：“爸爸领别的女人回家睡觉，妈妈忍无可忍，只好和他离婚……当然他也就不再管我了，从没给过我一分钱。妈妈收入少，我也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阿V会写字，而且写得不难看，她说她有个堂姐在省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和她长得很像。每当提起她那出人头地的堂姐时，她都流露出自豪的样子。

阿V姑娘和邻里的关系老是处不好。她的住房是一幢大房子下，八间隔断房中把头的一间。其余七间住了一些女人和她们吃“软饭”的男人，这些“白相人”闲极无聊时也会对阿V动手动脚或说几句脏话。阿V姑娘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当然要跟这些闲汉们纷争起来。阿V姑娘的男友这时为了息事宁人，不伤同乡们的哥儿们义气，就会将她拉回屋里

并给上几拳，因此阿V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

阿V姑娘也有她的法宝，那就是她常常不离口的那句“不喜欢你，不给你饭吃，饿死你”。遇到这种时候，她的男友也不得不考虑一下后果，阿V姑娘万一有个好歹，他可真是要无饭可吃了。阿V姑娘满打满算干这行也不过3个月，童心未泯，所以她的口头语慢慢扩展到她比较喜欢的客人及阿猫、阿狗的身上。不管客人是膀大腰圆的壮汉，还是老态龙钟的“绅士”，她都撅起小嘴巴说：“不喜欢你，不给你饭吃，饿死你……”

阿V非常喜欢小动物，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她都要抱过来亲一亲。可惜的是自家的狗往往养不了几天，日子窘迫时，就得卖掉。没有猫、狗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她情绪低落，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去迎接客人。小吴没有办法，只好卖了狗之后再买猫……其实那条狗——几乎是谁都不要的杂种狗。

像初升的朝阳般的青春使阿V渡过了生命的鬼门关。今年4月初她已经怀孕4个月了，想打胎没有钱，好不容易攒了三百余元（剔除假钞），到村里一间诊所做人工流产，可大夫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胎儿太大，要加钱……”手术后输了不少葡萄糖，又是一笔可观的费用。手术后阿V在小吴的搀扶下，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同行的姑娘们都在背后笑她：“傻妹！”

她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小吴身上，一个在贵阳市旱冰场上认识的小伙子。她说她只要挣够6000元就回贵阳，给小吴开间杂货店，小吴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回贵阳后再也不让她干这个了，他说他要好好地待她。

傍晚，海水又涨了起来，一轮明月将光辉洒在十庙村破烂砖瓦房的屋脊上，月亮比路灯都要亮。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不少姑娘，阿V姑娘有时也会站在她们的队伍当中。

当海面的凉气完全驱走了白日的酷热，海岔子对面的滨海路也不再嘈杂的时候，阿V姑娘就会躺在她那只有一块板

的床上睡熟，小吴在隔壁打牌。从房顶上的天窗上泻下来的如银的月光轻轻地摩挲阿V姑娘白皙的脸，像妈妈的手一样，16岁的阿V姑娘此时会在另一个世界和她的宠物们玩耍……







10 阿V姑娘的日子